

本各登報稿均有版權不准轉版翻印

塵許父緊要啟事

塵父所編之情雜誌第一期，準端節前出版以後，按月發行一冊，每冊約五萬言，除塵父按期獻酬外，並有海上各文友名作甚多，一俟出版，定期再行披露，茲將該誌定價及贈品列下，諸祈台鑒：

情雜誌月出一冊，定價實洋二角，郵費加一半，半年六冊，實洋一元，郵費加一，全年十二冊，實洋二元，郵費在內，並附贈塵父自著滬江風月傳一部，計四本，值洋一元六角，（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以陰曆端節為限，逾期不贈，總發行所上海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情雜誌總發行所。

小說旬報出版消息

小說旬報為本報編輯朱松庵君所主編，內容專載有關小說文字及千字數內之短篇小說，特約撰述者均為海上知名之士，欲知詳細章程，請閱本報後幅廣告可也。

最後一天 程劍魁
一所私家花園的葡萄架下。陳着

怪異談

孤巢(十五)

枕亞

狐有助人，亦有祟人，然被助者少，不若受祟之衆也。鄉有陸姓，家崇狐。狐衣服珍飾，無故碎裂，箱中藏文據契件，忽火自內發，盡被焚毀。陸氏由是始信狐祟人，怒延龍山張真入之，徒來作法驅狐。狐徒方行法，忽法衣被焚，火光熒熒，然瞬息而滅。大倉跪而求之，聞空中人笑曰：「異哉！又何前倨而後恭也？更視衣完好如故，徒愧汗竟體，魂悸欲死。又聞空中人言：『陸某以不德積愆，孽數十萬，一人享福而陸姓遭殃，我輩路見不平，乘天理懲殘暴，何所不當致勞？君干涉速回，煩累真人，道我輩替天行道，決不妄侮好人。』也徒磕頭受命，踉蹌遁去。陸智勇力並竭，竭轉為哀，哀求狐不允，翻如故。數年陸至無立錫地，衣食常不給，陸悔憤成病而死。孤方去不復來。

此清咸豐間事，劉子靜齋言。

泗水魯某以鹽商起家，聚斂無厭，魚肉鄉里，不可勝數。一日有行，鄉僧來化緣，米一升，魯某將棄之。魯適自外入，見之怒，奪去，弗與。僧不平，區區一升米，僅值數十文耳，府中豪富，聞四遠何處不省，却數十文而吝，當至是魯大怒曰：「奴子敢侮我，嗟夫！僕十數人，縛僧於樹，將杖之，僧忽狂笑，以手指魯，衆覺頭目眩暈，次第仆於地，魯大駭，欲遁，復止之，亦呆立如木，雖不能轉側，於是衆大怖環而乞命，魯妻亦磕頭求恕，僧曰：『若然，又邀祛我縛魯妻親率婢輩解而下之，則化為巨石，矗立地上，僧人忽不見，仆者尋起，徧覺僧不得自此魯家，日日見妖異，忽而火大起，奈教則熄，絲毫

新車最佳禮品為 新車大前門香烟

响。才喝咽說道：「素仁哥……你那裏知道我的苦衷呢。我同你快要分別了。妹此去不啻身入囚籠。今生再沒有見哥的日子了。」說罷，泣不可仰。少年很驚詫的說道：「妹妹怎麼說出這等話來。你要到那裏去呢？請你明明白白告訴我。我的肝腸已經寸寸斷了。」少年說畢，兩隻眼睛注視女郎的臉。呆呆地等伊說話。一回兒，女郎把眼淚揩乾，頓身說道：「仁哥……你且平心靜氣。待我把這事情說給你聽罷。我父親有位姓陳的朋友，他是北京的大腹賈。我父親從前在北京的時候，同他稱爲忘年交。後來我們到了上海，他還時常寫信給我父親哩。上月我父親因爲我哥哥在財政部裏有事，拍電報來請他進京。我父親順便前去探他的朋友。不知怎樣同他勾當起來。竟把我許多錢給了他的兒子。當時也沒有寫信來告訴我母親。直到前天他回來時，才對我母親說：『我聽了雙對對我父親提出抗議。怎麼他老人家頑固性成。那裏肯依我呢。現在我父親決定三日後搬家到北京去就君了。我也沒法。祇得跟他們前去。但我對你的愛情，始終抱着海枯石爛的宗旨。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祇有一死以報哥。……唉！素仁哥……！今天是我同你今生見面的最後一天。』」

無所損。忽而屋圯及家，搬出屋宇完好如故。擾擾半年許，禍解。百端卒無效驗。且每經禍解必大擾一次。久之衆乃無言。治法者而日日滋開。疲於應付。除魯妻外，皆筋疲力盡。枯瘠如鬼。馴至僕役如婢，不敢再留。陸續辭去，或遁逃，或害極欲尋死。而妖已知之，言將於成行之日，召集羣魔，殺人越貨，魯乃不敢行。其年魯以悲憤死。魯妻持家政發倉庫，賑窮民，召諸欠債者，盡焚其券，頌聲備一郡。於是魯復至，合十頂禮。而言曰：夫人盛德舉世所稀。前因魯夫吝，因率小徒，略施懲罰。詎魯夫執迷不悟，以至於死。此真足爲世上重。無仁者作一警。戒今夫人一反所爲，德行可以感天。小僧何敢再擾。敬率徒輩，行矣。願夫人德業日增，禍未有文也。稽首而行。夫人止之不及矣。或曰：僧即白蓮教之裔，能驅使鬼狐者，所言徒輩，即狐羣也。此說未知是否。

湖鄉氏王三官，行舟爲業。一日泊舟口中，待擺渡者。垂莫有商人負重裹盆息。有至呼曰：「船中邀渡，我不吝酬。三官渡之中流，見商人啓包裹，出白銀數錠，并錢票龍洋等，檢査一過，即復納入三官。頓起殺心。時天已昏，黑烟霧迷濛，四望無人。遂持刀入艙，推商人墮河。三官攜銀票等，歸半途見一婦人丰姿艷冶，綽約行來。三官疑深夜婦人不應獨行，止而問之。則言夫病重，家無男子，將親往延醫。三官乘機言曰：「此間入大惡。天又黑，獨行諸多不便。幸我與同路，正堪作伴。婦笑而允之。三官度可抵因誘之。曰：村中安得名醫？夜又深，請亦未必能至。不如借宿我家，詰朝吾爲嫂延王一帖，來足治尊夫病。何如？婦又要之遂同歸。」（未完）

裝死 張敏孫女士
一道很闊的馬路。酒滿了很熱烈的陽光。路旁的夾道上站着一個少年婦人。兩旁往來的。誰都要去注意伊。所以站了好多的人。少年婦人穿了一件很航飾的衣服。在那裏啼哭。一旁哭一旁在那裏喃喃的說道：「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伊的旁邊又站了一個中年男子。在那裏安慰着伊。很誠懇的說：『你好好底回去。我下次再也不來冒犯你了。快回去吧。』不料伊聽了這一番話。益發哭得喘不過氣。他皺着眉。現出很不快樂的樣子。沉默了一會。又轉了臉。說道：『你去死。你儘管去死。我不來與你同了。……』說着。獨自向東的去了。一忽兒那婦人跑到大街的河邊上去了。看了一看。又喊了起來。連聲的說着：『我真要死了。要投河了。喊得一聲的響。連喊了幾聲。並沒有一個人去理睬伊。伊依舊在那裏啼哭。哭哭。忽的從西面來了一個外

丙辰秋。客津門。值友人李君。有北戴河督工之行。約余同往。余知聯峯山。爲北方西人避暑之區。東近榆關。南臨溟海。空氣清新。必足游覽。乃允之。旣抵山麓。日無所事。或獨步海灘。或登臨重嶺。或偕二三村老。閒話莊前。一日偶及鬼怪之談。余曰公等僻處海濱山麓。有無奇聞怪事否。一叟曰。先生。得勿欲聆聞所未聞之事乎。余曰。然。叟曰。是有一事。雖涉鬼怪。頗駭人聽。先生願聞否。余曰喜。請言之。藉解寂寞。叟曰。此誠實事。思之尙令人心悸也。三年前。某西人建別墅於安寧西麓。土木大興。工作者數百人。吾亦爲小工。同作者有一少年。面貌清濯。目光炯炯。年二旬餘。衣履整潔。不常與人交言。而服務勤勞。人一一之。伊則倍之。廠主見伊勤慎。欲僱爲守夜者。緣廠中守夜人某。來山半月。卽病故。是時其職尙虛故使少年補之。伊亦願甚。此後少年卽爲守夜矣。未幾工人中。又有病者。終日

昏沉。不食不言。醫藥罔效。人亦不知其爲何故。先是少年。每日下工即東去。不知居何寨。往何莊。自僱爲守夜。兩月餘。未見其歸。勞金從未支用。或向之則云職守所在。豈可擅離。金則存櫃。較儲諸家爲妥。人均喜其誠。然數月來衣履未更。整潔如初。飯時未嘗與人同。此時工人中。又死一病三。廠主急甚。病不測其所由來。醫又不解其爲何症。患之卽死。而亡者皆少壯。事不無可疑。沂之西人。西人云。此處決無瘴氣傳染。想山僻毒蟲。恐所不免。囑廠主細察食物。廠主乃於伙食房。及工人食處。隨處留心察閱。如是星期之久。果有一疑竇在焉。如先生知彼可疑者爲何物。噫。意卽心地誠實。服務勤勞之少年也。伊未廠主暗中察看。致露可疑之點。余曰。叟勿贅言。盡言其可疑者究何。叟曰。因一日四餐。終未見其食。亦未見其眠。數日皆然。廠主始大疑。擬訪其家事問之。莊中。莊中無識者。問之近村。近村亦無其人。廠主憶其工作時。每日必東去。乃躬自赴東山。直至金山已數十里矣。逢莊便問。從無知之悶悶而返。次晨廠主往洋河口。購辦木料。逕聯峯東某莊。足疲。休息鋸樹下。有村人來問廠向。即與之辭答。忽憶少年事。戲問村人。有此等面貌。

身軀。衣服。年歲之人。君等知否。村人曰。老安問伊何爲。廠主曰。爲人所托也。村人曰。老安隨我來。廠主即與之行約三五里。近海邊。則見沙塚數堆。村人指一而言曰。此人去年來山作工。因病未歸。死後由村中人殮埋。人皆呼伊爲黃頭。未識是否。村人言時。廠主愕然竚立。如未聞村人所言爲何語。經村人再三言之。方悟。忙辭村人。急回至廠中。工人等。均暫停工。各持繩索。竹槓。鐵槓。云赴西山運木。與衆人行至中途。始言明其故。及至某莊。日將千錯。卽令衆人動手。抱出空棺一具。亂髮數團血泥模糊。正然詫異。忽

聞慘慘啼哭之聲。隨風而至。衆人回首。見彼少年眼似鈴。聲鳴。披髮。揚手飛奔而來。直撲棺木。衆人急用棍齊施。一陣亂擊。此時村中人。已聞聲蜂擁而集。究問其故。廠主乃說明原委。村人曰。吾莊已死二人。皆患此等病。衆人同看少年之尸。只見蓬蓬亂髮黏於枯體。衣服擊破。七竅四肢黃汁外溢。其臭難堪。即周火將尸棺均焚化。怪從此絕。其後病之工人皆慶更生。叟言如此。眞耶假耶。姑錄之。亦可爲雨窗閒話之談料也。

• 689

讀音俱

存拙廬隨筆
陳役清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
優美上等香烟



大英商
總代理
司理

日一廿月四年亥癸 二期星 報日說小 日五月六年二十國民華中 六

● 愛美主義

大古

我們鄉下有兩句俗語。叫做「寧可和蘇州人相打。不肯同杭州人白話。」這是甚麼意思呢。因為蘇州人說話底聲音。總是軟綿綿底。雖在那裏相打。嘴裏不絕底罵聲。也可使人聽了迴腸蕩氣的。至於杭州人呢。開出口來。便是「詰的詰的」。雖是好好白話。也像在那裏相罵一般。那是有關人情好惡。聽官美感。並非對於蘇杭人們。有所愛憎存乎其間的。

大都一般人們。聽了滴滴冷冷底聲音。無論怎樣忙迫。一定要向聲音底方向去望一望的。偶然聽着雄鴨似的語聲。必有掉頭不顧者。以為發聲如此。那其人自必粗俗不堪。這是甚麼緣故呢。也是「愛美主義」吧。但是也有不盡然的。那末我記起一段故事來了。

有一天。我同張君李君幾位朋友。在一家菜館小吃。後來聽隔壁房中。有幾位客人。正在大發脾氣。王君道。隔壁不知怎的。這般使酒勁。真足令人齒冷啊。李君接着說道。光景還是女客呢。王君搖頭道。不對不對。如果是女客。也何至放浪至此。並且像這般哇聲。就是女客。也必奇醜的。正不知那一位觸眉頭底男人。才得到這般寶貨哩。王君正說得高興。只見門帘縫中。忽有倩影一瞥。王君很快。就不說下去了。非但不說。却還把臉兒紅到耳根邊。連忙囁囁改口道。今天酒喝多了。我真醉哩。

那幾句話不打緊。只見堂役揭起門帘道。那裏一位是王先生。李君到底聰明人。便攔着笑道。不妙不妙。恐怕有熟人在那裏呢。王君早已明白。便趁勢立了起來。連笑帶說道。讓我過去瞧瞧。那知不去猶可。一去之後。

便也氣吼吼底加入罵陣。把那邊堂信很很底罵了一頓。後來還搶着還了鈔。才把一陣高跟女鞋聲。送出房門。李君心中。已經明白了一半。他又最好事。還躲着門帘後面張望。據說王君還小心翼翼底。伴着他的夫人到扶梯邊。方始裝着落落大方的踱回來。甫進房門。我們一窩蜂似的爭着問他。倒底是怎麼一固事。才明白在那裏大使酒勁的。恰在他的尊夫人咧。

原來王君的夫人。本是丰姿綽約。嬌艷可人。所以平時王君因愛生畏。言聽計從。被她收得服服貼貼。像老風見貓似的。朋友們和他取笑。他總老着臉子。直認不諱的說道。這是『愛美主義』咧。

這一天。王君出門之後。他夫人也和幾個舊同學出來吃館子。她本來不大善飲的。這天因為高興。便多喝了幾盃。不知怎的。便把一條嬌滴滴底鶯喉。變做了青蛙一般。這邊王君那裏料到蛙一般底發聲器。便是他底夫人呢。所以還大胆底下批評。武斷着是一個醜婦咧。後來却被他夫人先聽清楚。便過來在門縫中一張。果然是她丈夫。正想傳令過去問問。幸而王君識趣。先迎上去痛罵堂信一頓。才得安然送出了門。李君聽到這裏。笑道。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便能妄斷人的美惡麼。王君忸怩道。這也是『愛美主義』咧。

過了幾天。我又同王君李君遊西湖。策杖孤山。探訪梅訊。陡聽聽着嚶嚶鶯喉。在那裏談子觀音靈感事。李君道。那裏來的還語花。鶯歌燕語。婉轉流麗。真足使人之意也消。說罷。便與忽忽底往山坡放鶴亭畔而去。半晌。忽又哭喪着臉回來。王君道。怎麼乘

棣華館謎錄

亦●逸●

父打兒古人名二老子管子
莫拋相思淚唐詩一雲雨巫山柱斷腸
研究吊膀子六才子二學竊玉試偷香
痴心姑娘負心漢討經二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免商書二勉出乃力
流氓好吃醋四子一小人同而不和
几又鳳鳥不至
臨時老婆古文二一日之內
腎囊破了四子一見其子子焉
億憶六才一一雙心意
槌負其子六才一兜的便親
孩六才一昨宵今日
敏求行書詩一勞人草草
二子子實親見之四書二十日所視
遇諸途四子一皆不及門也
狐廂蘭角露微紅四子一一間耳

●願得……半打

松廬

願得學問淵博者而師之。
願得患難相共者而友之。
願得琴師棋友共組俱樂部。
願得貞淑美女而爲倡隨。
願得一葉扁舟遍遊名勝。
願得三間茅廬抱膝長吟。

程澹如

美人乳

貼身儼裹玉芙蓉。一幅綃兜勝抹胸。半露雞頭溫且暖。輕勻嫩滑聳雙峯。

美人腰
鳳愁瘦減不勝嬌。體質輕輕賽柳條。擎掌欲同飛燕舞。隨風弱似小蠻腰。

美人足
蓮花朵朵自然佳。彷彿潘妃上玉階。嫩筍好籠朝露滑。背郎偷整春頭鞋。

◎蚊
淡月方東上，
羣蚊都歡動。
聚其成雷的聲音，

大肆播弄。
鑽我皮膚；
擾我清夢。
我並不用扇兒搨，

又不用蚊煙攻。
只將兩眼看你，
等到秋風。

我們睡了，

新法專治花柳病專門注射六〇六藥力
最足功效最速開幕紀念定價最廉
淋濁橫痃下疳各種
最良注射新藥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院址
法界八仙橋寧波路中法
學堂隔壁六十四號洋房
專治梅毒
備齊德藥

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
從廉如蒙 惠登請與廣
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
也

本館現欲重價徵以下數種小說
▲不限期▲收到後在本誌通告
(乙)小兒木出版之小說三、四

馬丁休脫第二冊 磊格木脫二冊
 二十六(李涵秋著) 雌蝶影 全
 好白相 初至八十至全 長青
 全蘭閨恨一冊 九命奇冤 下巷
 一冊 小說時報 前四五 毒蛇圈
 金痛史 全
 如有以上各無論多少儘可函商或
 以現金或以本誌相換皆可來函由
 本誌轉交或直接浙江長安轉洲錢
 郵局金一仙收

在申設批發處

本國在歐洲錢開設已六十年矣所有
 開名來購一批發處若上顧者起
 見將批發者及貴客購買者無不格
 代克已請由本誌轉交或直寄浙江
 外克已請由本誌轉交或直寄浙江
 長安轉銷錢總圖無不奉復也此佈

一九二三，二七。上海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本月刊以小說爲主持約撰

薄海同文不能一一預約實爲恨事
爲登報徵求有以小說諸著筆記雜
俎各稿見惠者須簡深有味非常歡
迎酬報從豐三月初十日截止惠稿
請寄常熟西塘橋龐憶接洽可也

大純公司所製之素精實地精自
無比撥入肴饌能化常味為特
美

會經鄙人親試確係珍品迥異尋常
世有知味者請化大洋三角買來一
試方信余言非謬也

本雜誌爲本社社員所組織由
根朱枕霞朱公蘆黃冠卿編輯

一冊以砥礪學行聯絡感情爲宗旨
凡在言論思潮文苑筆記小說常種
雜俎學生成績圖書風景等作見賜
者一經選刊酌酬現金或本刊創刊
號正在編輯中贈登廣告一期
上海東有恒路五百號良友社啓
電話北二七四八號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幾於後人踵而效之有後聊齋

聊齋等諸書率皆畫虎類狗以較原書墮乎後矣然聊齋筆法雖妙而其談狐說鬼語出無稽未免爲世病詎綺緣先生做其體裁著反聊齋一書未嘗不言狐鬼而狐鬼皆假且每篇各有命意無一重複如讀偵探小說然其妙無比而其構局之奇用筆之佳尤足與前書相頡頏洵空前之名著也定價五角

本報逢一發行月出三期內容專載有關於小說主編者爲本報編輯朱公蘆君並請王純

文豪爲名譽編輯特約撰述者均係海上知名之士現正在籌備中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徐卓嚴撰

者述
范顧趙
烟明眠

請特約撰述
字須有關小

本報除請特約撰述擔任各稿外並歡迎投稿凡有精悍短小雋咏有味之小品文字須有關小說者惠寄本報一經採用酬勞從豐

樣精巧積存

一分半分者爲限）函索樣張須附郵花一分凡在未出版之前預定全年者照定價八折預定半年者照定價九折（惟請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

上者六折二十

四、折、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零、數、可、以、郵、票、代、現、郵、匯、密、費、雙、方、各、歸、自、理、

王景石齋字

堂屏條匾額三尺花卉立軸每件只收紙墨郵費一元二角 銀件往還
均須掛號 贈送期內通信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貝勒路口民生女學校